

汉字意象系统的传承与更新

——以“火”为例

郭菁

(福建师范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火”字及从“火”之字的意象构成“火”的汉字意象系统,其演变过程中传承与更新共现:形体从多样到规整,再到分流分工,而最初的带火星的火焰形与点点火星形至今还存现于“火”与“灬”中,“火在物下”也始终是典型意象。演变中部件变形现象对个体汉字意象影响很大,人们的认知烙印、字形的规整需要、形旁居左的趋势等,是“火”汉字意象系统传承与更新的主要动因。

【关键词】汉字意象;火;部件;传承;更新

【中图分类号】H 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2018)04-0098-07

一、引言

现代两类“意象”术语运用广泛。一种是“审美意象”,“是想象力对实际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生发,而在作者头脑中形成的形象显现。”^[1]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应属此“意象”的早期使用。另一种则用为认知语言学基本概念“image”的中译。王作新指出:“思维活动中的意象,是人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觉形象,它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其本源基础是客观外物,而结果则是如‘格式塔’心理学所言,经知觉进行积极组织、建构的‘形’(或‘象’)。汉字,作为一种符号,具有意象形质。”^[2]

汉字兼有文艺审美、语言认知两方面的功用,汉字意象也就包容着两种内涵,参考上述两类定义,笔者将“汉字意象”定义为:人们认知客观世界并运用想象力创造汉字,汉字所反映出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知觉形象就是汉字意象。

造字过程是日积月累的,汉字系统是持续更新的,在汉字的历史演变中,传承与更新交织,

循变与异变错杂,每一个汉字的历史都是经过许多变化的历史;同样,汉字的意象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呈现着不同的面孔。汉字意象有个体的,也有系统的,具体某个汉字的意象是个体的汉字意象,多个彼此关联的汉字意象的集合是系统的汉字意象,如“火”关联着从“火”之字,这些“火”构字的意象集合就是系统的“火”的汉字意象。如果对一定范围内全部汉字彼此关联的意象进行整理,就可能得到该范围内全部汉字的汉字意象系统。

汉字“火”反映人们对客观世界“火”认知的知觉形象。客观世界里作为基本物质与人类文明标志的火,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极其重要、无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这种重要性反映在汉字中,“火”具有“字原”的性质。张标指出字原部首有6个特征^[3],所举之例正有“火”。赵静莲^[4]、树炳妍^[5]、史天兰^[6]等,都说到“火”构字乃至构词反映出的文化蕴藉十分丰富——包括饮食、祭祀、农耕、照明、取暖等方面,他们主要着眼的是构字字义到文化的生发贯通,而汉字以字形为本,义由形生,象形字“火”的意象生成也以形之象为基础。那么,从“火”构字字形出发的系统考察

【收稿日期】2018-07-13

【修回日期】2018-09-04

【作者简介】郭菁(1982—),女,福建福州人,讲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

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笔者考察的构字包括现代构字与历史构字两个部分。现代构字是在《通用规范汉字表》^[7]一级字表（3 500 字）范围内穷尽，得到以“火”“灬”为形旁的构字 63 个：火、灭、灰、伙、灯、灸、灶、灿、灼、灾、灵、炬、炒、炊、炕、炎、炉、荧、炭、秋、炼、炸、烁、炮、炫、烂、耿、烤、烘、烦、烧、烛、烟、烙、烫、焊、煥、焚、焰、焙、煤、煌、熄、熔、燎、燃、燥、爆、煽、点、热、烈、羔、烹、庶、煮、焦、照、煎、熬、熙、熊、熟。历史构字难以穷尽，特选取 6 个：光、赤、票、尉、叟、舜，它们的现代字形没有“火”“灬”，但








都曾经是“火”为形旁的典型构字。两部分构字合计 69 个，这些构字中有关“火”的意象彼此关联补充，宜视为一个整体，笔者就此作历时考察。

二、殷商西周：多样的火，火在物下

“火”的意象发端于殷商西周时期，“火”字的初文意象，是观察“火”汉字意象系统的核心与起点。甲骨文“火”像火焰上升，与山峰耸立之形的“山”形体非常接近。李宗焯在《甲骨文字编》将“火”与“山”邻列，收二者字形如表 1 所示：^[8]
























表 1 “火”“山”的甲骨文字形

火	山
1. 	
	
2. 	

从字形比较可知，甲骨文“火”“山”形体相似、容易混淆，“火”较晚出的第二种字形，附加了描摹火星的点画，使得二者得以区别，因此加火星之点的火形，是“火”具有区别特征的典型字形，也是后世“火”传承字形所本。董莲池指出：“（火）字见甲骨文，写作诸形……是火焰的象形文。后偶或加点，以与‘山’形相别，作……西周承之写作（令簋‘炎’所从）、（令簋‘炎’所从），线条化作（斿王盃‘斿’所从）、（此簋‘赤’所从）。”^[9]季旭昇也说：“甲骨文与‘山’不易区分，大别为‘火’有两点，‘山’则无。但‘火’字亦常不加点。”^[10]董季所言甚是。

结合“火”的构字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概括起来，殷商西周“火”及其构字所反映出“火”的意象包括了两方面的特征：

首先，“火”在构字中的具体形态是灵动多样的。可以是熊熊的火焰或者是带有火星的线条

化的火焰，构字如：（灾）、（焚）、（灭）、（羔）、（庶）、（光）、（赤）、（炎）、（秋）、（耿）、（烟）、（照）、（熬）。可以是闪烁的点点火星，构字如：（燎）、（焦）、（舜）。还可以是照明的火把，构字如：（叟）、（荧）。“荧”的西周金文字形上边是两个交叉的火把，下边口形表示穴室，以火照屋室会意光亮。第一种形态与“火”独体成字时一致，当是“火”的典型形态，其余形态为变体，火星形是典型形态上做减法，是省略变体；火把形则做的是加法，可称为衍生变体。殷商西周时期异体繁多，因此一字还可能出现两种或更多形态的“火”。如“焚”商甲骨文作、西周金文作，字形中“火”有两种形态；“焦”商甲骨文作，又作，西周金文作，“火”有三种形态。

其次，“火”在物下的构字意象极为常见，这说明人们对火的使用在脑海中所投射出最鲜明

的知觉形象正是火在物下。在火上烧林木是𤇀(焚),拿来小羊火上烧烤是𤇁(羔),秋天烧去蝗虫是𤇂(秋),火上烧鸟过头是𤇃(焦),烧热石头来烙烤食物是𤇄(庶)。

其他位置的“火”也有,不如居下之火典型。比如,房子着火是𤇅、𤇆(灾),火上加火是𤇇(炎),火在人上照耀是𤇈(光),人(大)在火上表示大火之色是𤇉(赤),手举火把于房内搜索是𤇊(叟),柴燃火星四溅是𤇋(燎)、身上鬼火闪烁是𤇌(磷)。此外,“火”为形旁的形声字“耿”“烟”西周金文分别为𤇍、𤇎,“火”分别在右、在内;“照”西周金文𤇏,左边上下是火、支,合起来象手持火把形,右边为声旁“召”;“熬”西周金文𤇐,“火”在右下,左边与右上是声旁“敖”。

三、秦小篆:形态规整,火居左超过居下

东周至秦,“火”字进一步线条化,《说文》小篆形体为𤇑,火星(两个短竖)与向上的火焰(人)更加抽象,已经与现代楷书的“火”字非常接近。结合构字中的“火”来看,小篆“火”及其构字反映的“火”的意象主要包括下面两点:

首先,与殷商西周多变的“火”不同,发展到小篆后,无论是传承构字还是大量新增构字,其中“火”的形态都是相当规整的。除了不同位置上“火”有高矮胖瘦的区别,独体的“火”与合体字中的“火”外形高度一致。殷商西周时期“燎”的点点火星,“磷”的闪烁鬼火,以及“荧”“叟”“照”的有柄火把已经不见,取代它们的都是整齐的“火”——𤇑(寮)、𤇒(燎)、𤇓(磷)、𤇔(叟)、𤇕(搜)、𤇖(照)。

其次,合体字中“火”居左的比重超过居下,成为此时“火”的典型置向。殷商西周“火”居左十分罕见,𤇗(灭)是一例,东周至秦时期“火”新增不少构字,“火”居左的计约

20个:𤇘(灿)、𤇙(灼)、𤇚(炊)、𤇛(炕)、𤇜(炼)、𤇝(烁)、𤇞(炮)、𤇟(炫)、𤇠(烂)、𤇡(烘)、𤇢(烦)、𤇣(烧)、𤇤(烛)、𤇥(烙)、𤇦(煥)、𤇧(煌)、𤇨(熄)、𤇩(煽)、𤇪(燥)、𤇫(爆)等字。同时,部分传承构字的“火”从不居左改为居左,如𤇬(秋)、𤇭(烟)。新增构字多表示火的燃烧、性状与功用。“灼”“烧”“烙”“烘”都表示烧;“煽”“爆”分别描述火旺、火迸散两种状态;可携带的“火”火把是“烛”,有着火种与火灭两种对立义项的是“熄”;“灿”“烁”“炫”“煥”“煌”都与火光亮的性质有关,多有光亮、明亮的含义;“炊”“炮”“烂”都与烹饪有关,烧火做饭是“炊”,肉连毛裹泥烤是“炮”,煮得熟透了是“烂”;火还有取暖、冶炼等功用,“炕”表示烤干,也表示下边可以生火取暖的床,“炼”表示冶炼。此外,“火”也可以是联想到的火,如“烦”本义是热头痛,发烧引起的头痛可不就是感觉像火烧一样。天气、土地干燥的“燥”起因在缺水,从缺水也可联想到火的烘烤。

而居下之“火”依然占据不可忽视的比重。传承构字原先“火”居下的基本保持下来,如:𤇮(焚)、𤇯(羔)、𤇰(赤);新增构字也不少,如:𤇱(灸)、𤇲(然)、𤇳(烈)、𤇴(煮)、𤇵(煎)、𤇶(熙)、𤇷(熊)、𤇸(票)。“灸”“然”都表示燃烧(“然”是“燃”的本字),“票”是腾起的火光,火势凶猛了可以用“烈”“熊”表示,“煮”“煎”都是水中加热食物。表示曝晒、晒干的“熙”是通过联想而采用了“火”的意符。另有一些原先“火”不居下此时改为居下,如:𤇹(照)、𤇺(灭)、𤇻(熬)。

还有一些“火”的位置是被包围的,但十分接近于居下,如:𤇼(灾)、𤇽(庶)、𤇾(焦)、𤇿(叟)、𤇺(灰)、𤇻(岸)、𤇼(热)、𤇽(尉),如果将这些也算在居下的“火”范围内,则居左、居下之“火”比重更加接近,居左之“火”的优势只有一点儿。

除去居左、居下,其余位置的“火”都很

少见,基本为传承构字,字中的“火”保持殷商西周时期的位置,如:𤇑(光)之火依然在人头上,𤇑(耿)之火也还是放在右边,𤇑(炎)之火仍旧上下迭加。比较特殊的是“𤇑”“𤇑”,“𤇑”本来是人身上闪烁点点鬼火,小篆字形中的人形“大”已经连同鬼火之点讹变作“炎”,下增双足会意可行走之火,字形构意已变。“𤇑”原本是两个火把交叉放在穴室上以照明,小篆字形𤇑,两火把并列作“𤇑”,穴室(省作“宀”)下又增“火”强调,使得此字中出现三“火”,而“𤇑”与“宀”的组合凝固成为一个颇有构字能力的偏旁,主要起示音作用,从而衍生出如“莹”“萤”“莺”“营”等的“𤇑组字”,也是一个重要现象。

四、隶楷阶段:“火”“灠”分流与分工

隶变揭开了今文字阶段的序幕,“火”字继线条化之后再度经历笔画化的较大改变,隶书写作𤇑,而合体字中的“火”在形态上一分为二,在置向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下边分别论述之。

首先,构字中“火”分流为灠(灠)的写法。一部分构字中“火”传承小篆写法,如:𤇑(秋)、𤇑(耿)、𤇑(烟)、𤇑(灼)、𤇑(炊)、𤇑(炕)、𤇑(炼)、𤇑(烁)、𤇑(烂)、𤇑(烦)、𤇑(烧)、𤇑(烛)、𤇑(焕)、𤇑(煌)、𤇑(燥)、𤇑(燃)。另一部分构字的“火”分流为“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流是有条件的——只有居下“火”会变成“灠”,“灠”是“火”的置向变体,如:𤇑(寮)、𤇑(焦)、𤇑(热)、𤇑(烈)、𤇑(煎)、𤇑(熙)、𤇑(熊)、𤇑(然)、𤇑(熬)、𤇑(赤),而“庶”“照”的小篆分别是𤇑、𤇑,位置相对也是居下的,是以隶书中演变作𤇑、𤇑。同时变形也不是绝对的,即并非全部居下的“火”都演变作“灠”,如:灾(灾)、𤇑(焚),以及位置近于居下的𤇑(荧)、𤇑(灰)、𤇑(炭)、𤇑(灭),就没有发生改变。

仔细观察,还会发现隶书中的“灠”尚未定形,偶尔有省作三点的灠,如:𤇑(灸)、𤇑(羔),或者将点连写,如:𤇑(熬)、𤇑(煮)。

字形与意象的分化看似新生,但早在初文时代就已经蕴含着可能性了。如前所述,殷商西周时期的“火”在构字中就是灵活多变的,兼有带火星之火焰形与点点火星形的不同形态,这两种形态正是隶变中“火”分流的远源。



其次,分流后剩余的“火”大部分居左。前述居下之“火”的构字“灾”“焚”“荧”“灰”“炭”“灭”等,数量远远少于居左之“火”。而“灠”形体与“火”差异明显,位置固定,成为火居下这种意象特征的主要承载者。至此可以说“火”隶变后的分流,使火在物下这种典型意象传统转移到了新生的变体“灠”之上了。






发展到楷书时期,随着字样研究、雕版印刷的兴盛,至《康熙字典》时楷书的字形大为规范,新中国成立后到《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4)公布以来,楷书字形的稳定与规整程度为历史最高。隶变时“火”“灠”还可出现在一字异体中,而到楷书时期二者则是泾渭分明。除了分流更加显著彻底之外,楷书的“火”居左及在“炎”上时要改变笔画——末笔捺要改为点,前者是为了“让右”,后者是为了“避重捺”,结果是“火”内部也有了形体的分化——都是“火”,但居左和居下的“火”形体并不相同。而“灠”,与隶书时期四点方向不定,有省写一点或将点连写的情况不同,楷书“灠”只能写作四个点,四点的方向也只能依次为左、右、右、右。

















总之,在隶楷阶段“火”完成了其字形及意象系统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次转变,殷商西周时期多样的“火”是这一转变的远源,带火星的火焰形与点点火星形的意象分别由“火”与“灠”传承,这是意象的分流。另一方面,“火在物下”的位置意象并没有随着居左的“火”占优势而消弭,而是通过固定居下的“灠”承担起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火”意象的生成与更新过程,或许可以这么说——从殷商西周的斑斓多姿,到小篆的统合一形,再到隶楷的分流






分工,“火”的意象演变是一个“分——合——分”的过程,但在变化的意象中又蕴含着不变的意象特征——带火星的火焰形与点点火星形,同时火在物下一直是典型的意象。

五、部件变形对个体汉字意象的影响

汉字的演变过程中,受简化及符号化趋势的影响,许多来源不同的部件变形为相同形体的部件。西周时期就有此类例子,如“鱼”的甲骨文作,像鱼形,西周稣妊鼎所见之“鱼”作,鱼尾已经讹同“火”。

小篆时期“火”在构字中的形体甚是齐整划一,然而细细查看就会发现,统一的外形之下其实混入了不少“异类”。如“燕”甲骨文像燕形,小篆作,燕子尾部变形为“火”;“黑”甲骨文像受墨刑之人形,下部“大”繁化加点,小篆作,人头以下变形为“炎”,《说文》因释为“火所熏之色也”^[12];“尽(盡)”甲骨文像手持刷拭皿之形,战国秦系字形,刷毛变形为“火”。

隶变过程时有些构字中的“火”不见了,其实是变作了其他形态,有的写作,如光(光);有的写作,如尉(尉);有的写作,如叟(叟);还有的写作,如票(票)。同时,有些其他来源的部件变形为“灠”,例如“鸟”小篆作,《战国纵横家书》作,^{[13]4914}《石经论语残碑》作,^{[13]4914}鸟足逐渐变与“灠”同形,同类的变化还有“乌”“焉”“𪚩”等。又有兽足的混同,如“马”小篆作,《睡虎地秦简》作,^{[13]4830}《史晨碑》作,^{[13]4830}马足渐与“灠”同形,类似的还有“为”隶书,“𪚩”隶书,“𪚩”来自独角兽的兽足。又人的腿部也可能变作“灠”,如“无”甲骨文,象人双手持尾舞蹈形,隶书,人腿及两饰尾写成了“灠”。“煞”为“杀(殺)”后起俗字,是“殺”形体简变而来——武梁祠刻石可见“煞”的,等字形^{[13]2312},可说明“灠”源自“小”。

“楷化字以及新旧字形之间的变化,也都有讹变产生”^[14],楷书时期也依然有变异的“火”,如“赤”隶书,下部,当属“灠”,至楷书则与“亦”下部混同。“葬”甲骨文像人身有鬼火之形,金文下增双足作,小篆上部变作“炎”,写作,汉隶未见,至楷书上部“炎”再讹作“米”,于是从形体上完全脱离出“火”的队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历史上“火”的变化纷繁复杂,但就演变的结果来说,现代常用字中所见“火”都来源于真的“火”,是一个单源的部件,而“灠”则是以分流之“火”为主,又混有其他多种形源的多源部件。

从“火”之字演变中部件混同与分化并存共现,所以在认识“火”及从“火”之字的意象时要注意排除那些似火非火的情况。部件变形给构字理据与字形意象所带来的影响多半是破坏性的,如“光”“尉”“叟”“票”这些历史构字,如果不追根溯源地考察初文与本义,就无法看出它们的意象与“火”有关。






六、“火”汉字意象系统传承与更新的动因

通过对“火”与从“火”之字字形演变的推究,以及对这历史过程中汉字意象变迁的考察,笔者认为“火”汉字意象传承与更新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人们认知“火”的烙印深度决定了“火”意象的传承力度。作为基本物质的火在人们脑中投射的意象扎根极深,火可以照明取暖,可以烹饪食物,可以威慑野兽,可以刀耕火种,使人类摆脱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走向越来越舒适丰盛的文明社会。火象征着光明与希望,祭祀、占卜多用火,但火也可以引起灾害,造成毁灭,《说文》声训释火“火,燬也。”^[12]因此火给人留下既敬又畏的心理烙印,可谓刻骨铭心。这就使得带火星的火焰、点点火星两大意象穿过历史洪流,继续表征在现代从“火”之字中。同时,火在物下也是根深蒂固的一种关于火的位置的意象,无论何时总是一种极具标志性的置向,尽管这种意象受到了左形右声的冲击,比重已经略低










于火居左;而在“火”“灬”分流之后,火在物下的意象更多地转由“灬”来承担。其次,汉字字形规整的需要两次推动了“火”意象的更新。小篆自是因“书同文”的需要而推动“火”在构字中形体的高度一致。隶变时分流出现的“火”“灬”在楷书时期由于字样学与雕版印刷的兴盛,以及新中国的现代汉字整理规范工作,终于各自实现了再次的高度规整。再次,形旁居左大势所趋,“火”居左取代居下成为“火”在构字中的典型位置。汉字系统内部的左形右声大趋势对不同的偏旁都发起了类化作用。有些传承构字通过改变部件位置而变得左形右声,有些新造构字按趋势、按习惯就把形旁放在左边。其他如“木”“禾”“土”“女”“口”“日”等等比较典型的形旁,虽然构字时的位置并不唯一,但居左都是最为常见的。正是在这种左形右声大潮的推动之下,“火”原本具有的火在物下的优势置向被火居左所超越,物下之火也就被迫向分流的“灬”大转移。

七、余论:其他汉字意象系统的传承情况

“火”初文意象在演变过程中得以延续传承下来,这并非个案,在其他常用部件的演变中也能看到同类现象。如“宀”“皿”“门”“口”等部件也甚为典型。“宀”甲骨文像尖顶的房屋;“皿”甲骨文像敞口有座的容器;“门”甲骨文像包括左右两扇的门;“口”小篆为,像围起来的一块地方;“雨”甲骨文像雨自天空落下。这些字作偏旁构合体字时,位置都是唯一的、固定的,且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原本的形象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宀”房屋形略去了墙体,保留带尖的屋顶形,因房屋类建筑可以无墙,但必须有顶,构字时固定在字形上部,合于“上有屋顶”的认知意象。“皿”简省了上部敞口外沿,下部的底座形保留,末笔横拉长后呈现出向上承托的结构趋向,在构字中固定居下,很好地反映出人们对于容器认知的“承载托举”的意象。“门”简化后门的两扇隐含了,然而外廓上仍贴合门框的外形,构字时位置固定,呈向

下包围的结构趋势,与人们对于“门”认知意象一致。“口”变化很小,只是外廓更加方正,构字时固定在字形外部,将内含部件全都围住,体现了它给人们带来的“围”的核心意象。“雨”现代字形中天空形不显,外廓变得像窗户,保留下来的是雨点,整体像窗户上有雨点,可看作偶然形成的理据重构现象,在构字中“雨”主要居上,应是对初形天上下雨的传承,也是人们对“雨”构字多与天象有关的认知反映。

还有一些汉字作部件构字时,虽然所处的位置多样,但是依然会通过其典型置向,反映出人们对它们所形成的汉字意象来,“心”“土”可为例。“心”甲骨文作,像分隔出心室的心脏。古人以“心”为生发思想情感之地,如容器向上承托物品,今天我们还习惯说“把……放在心上/心里”,因而当“心”分化出“忄”后,“心”就如“灬”一样固定居下,这正是传承了最初的汉字意象。“土”也类似。大地之上万物生长,除去居左的提土旁,绝大部分表意的“土”是居下的。二人土上是“坐”,土地固实是“坚”,往下掉落是“坠”,土地下陷是“垫”,用土砌墙是“垒”,开垦土地是“垦”。“垄”“墓”都是坟,地上高起的是“垄”,与地平齐的是“墓”。繁体“塵”是鹿奔于土上,飞起尘土,简化用小土为尘的“尘”,土依然在下。

部件“水”在合体构字中有不少置向变体,居左的“水”变形为现代楷书的“氵”。居上的或者横写,如“益”小篆字形,“水”横写,强化了皿中之水满溢而出的形象。或者传承原有写法,如“沓”小篆作,从水从曰会意发言如江水般滔滔不绝。除开受“左形右声”趋势影响的居左之“氵”,“水”最典型的置向是居下,反映出人们对水往低处流淌的认知烙印。也有两种写法。一是传统写法,如“泉”“尿”等字。“泉”甲骨文有、诸形,像水从泉眼流出;“尿”甲骨文写作,由人形与尿液形组成,简直不能更形象了。另一是变形写法,现代楷书作“水”,如“录”“泰”等字。“录”西周金文写作,像辘轳汲水,是“辘”的本字;“泰”初文,从升、从水,大声,大抵因水流过双手而得滑义。

上述这些例字也都可以作深入的历时分析,

讨论它们汉字意象的传承与更新情况。显然,关于汉字意象系统的研究还大有可为,对汉字意象从系统出发的把握,能够加深我们对于汉字本身的认识,而从认知角度来说,也可促进我们对于汉字的人脑认知特点的探索。

[参考文献]

- [1]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M]. 1999 年版缩印本.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5769.
- [2] 王作新. 汉字的表现方式与意象思维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 (5): 46.
- [3] 张标. 《说文》部首与字原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1988 (1): 1-6.
- [4] 赵静莲, 吕雪菊, 张然. 从《说文》火部字透视中国火文化 [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社版), 2007 (5): 75-77.
- [5] 树炳妍. 《说文解字》“火”部字研究 [J]. 语文学刊, 2013 (18): 36-39.
- [6] 史天兰. 《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烹饪方式 [J]. 常州工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16 (12): 84-88.
- [7] 教育部,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通用规范汉字表 [S].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3 (8): 4-40.
- [8] 李宗焯. 甲骨文字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442-443.
- [9] 董莲池. 说文部首形义新证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276-277.
- [10] 季旭昇. 说文新证 [M]. 台北: 艺文印书馆, 2014: 753.
- [11] 王宁. 汉字构形学导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85.
- [12] 许慎. 说文解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38.
- [13]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 [M]. 第 2 版. 武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2010: 4.
- [14] 林志强. 字学缀言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24.

The Heritage and Updat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mage System: Taking “火 (huo)” as an Example

GUO Jing

(College of Overseas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 of character “火 (huo)” and other characters with “火 (huo)” as a meaning element form the image system of the character “火 (huo)”. There are both heritage and upd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mage system; the shape of “火 (huo)” changed from variety to uniform first, then became different again, but the earliest shape of the fire with sparks and the shape of sparks can still be found in “火” and “𤇀”. The image of “fire is under something” is always another typical character image. The component transformation has great effect on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 image. The depth of people's cognition, the needs of characters' uniform, and the trend of “meaning element on the left”, are the main motivation of the heritage and update of the image system of the character “火 (huo)”.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image; “火 (huo)”; heritage; update

(责任编辑 林 芎)